

宁都耶稣堂畅想曲

□关仁山

我随中国作家采访团来到宁都县城的“耶稣堂”。

那是一个上午,阳光轻松地落在灰色的墙壁上,这是一幢普通欧式建筑,那里每一块砖都是神秘圣洁的。我感觉“耶稣堂”每一个字都像散发着美丽光泽的珍珠,被世人奉为珍宝。这是一座简朴的双层小楼,据说是当年的原貌。全是砖房,砖墙上刷着白色涂料,拱门上是蓝色的,还有护廊,楼前的庭院栽花、种草、植树,错落有致。我闻到了庭院里湿润的芳香。很难想象当年的硝烟和严峻。耶稣堂院落里的树苍郁、挺拔、刚强,是一个强者应当有的英雄品质。与之形成落差的,是墙壁里挂着蛛网,有几只蝙蝠吱吱尖叫着飞过去了。房檐下一闪一闪的是蝙蝠的影子。蝙蝠的出现有什么象征意义吗?我说不上来,但是这里的风景深奥无比,极有韵味,极为独特。

太阳升高了,霞光映红了小楼。我仿佛走进了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多少往事沉埋在历史烽烟里,又有多少记忆泛上人们的心头。紧张的参观,没有怀想,但可以冥想。我走到图片前,静了静心。品味战争的硝烟,追寻血与火的岁月,多少年过去了,依然让人心灵颤动。

我们仿佛窥见了这段历史的奇境,引导我们破译越来越清晰的人间谜语。在这个循环往复的时间迷宫里,我们获得启迪,获得精神营养。纵横交织的思绪,在早晨的光线中显得格外神秘。这种神秘无人无法驾驭。心底的共鸣,让参观现场充满了敬仰和温暖的气氛。我在想,宁都起义的壮举与宁都的历史有无必然的渊源呢?

宁都立县于三国吴嘉禾五年,属于千年古县。客家祖地,文乡诗国,赣南粮仓,赣江源头,这些熠熠生辉的名片愈加闪亮。据说,当年被红军打怕了的26路军进入宁都县城,把指挥部设在了这座“耶稣堂”内。26路军官兵大多是北方人,赵博生、季振同都是河北沧州人,严重水土不服,两万人驻扎在宁都周边,吃喝拉撒都在这弹丸之地,人员损失严重。这源于蒋介石认为26路军非嫡系,经常几个月不发军饷。前进有红军堵截,后退蒋介石不干,环境恶劣,疾病蔓延,军心浮动。龟缩古城,还是突围,26路军面临生死抉择。我党军民对26路军发动了攻势,做了赤化、瓦解工作。团长黄中岳感慨地说:“共产党就这点好,说什么就干什么,国民党挂羊头卖狗肉!”许多连队纷纷写下请愿书,要求北上抗日。

我们的传单有书信、歌谣、漫画、鼓子曲,这些东西很有魅力——文化和精神的魅力。今天的人也许忘记了,但是,匆匆流淌的大江记得,院中的树和花草记得。我们从院中的花身上体味到了花的奇美,那不是应该享受的美,而是历史的风景对我们最大的恩赐。其实我想,看不见的风景才深奥无比。

在通往理想彼岸的小楼上,需要我驻足忘情。我仿佛听见了歌声,好似红军的歌声,几句简单的吟唱,打开了我们心扉,让我翘首遥望。人们随声而歌,为爱国志士而讴歌。

最优秀的,总是站在最高的地方。重温往昔,一个个场景历历在目。民族危难的时候,英雄们挺身而出。起因是我党在南昌的一个秘密接头点被破坏,蒋介石发来火急电报,命令26路军总部严缉刘振亚等三名共产党员。电报被罗亚平截获交给了刘振亚。刘振亚就在这栋耶稣堂紧急开会商议应变措施,赵博生认为情势危急,必须提前起义。

蒋介石的两次逮捕令,成为26路军起义的导火索。为了确保起义成功,决定派人去苏区中央局汇报起义工作,请求红军的支援。12月6日,袁星连夜赶赴瑞金,他把26路军暴动计划向朱德和毛泽东做了汇报。朱德和毛泽东给予了全力支持。朱总司令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起义时间为12月13日12时,由季振同、董振堂和赵博生负责,暴动后的部队编入红军第十六军。起义的总指挥部就设在耶稣堂。

深入到历史深处,飘荡着岁月风情。那时的人,有梦。人一旦接通了这种英雄梦,心底就会有无穷的力量,这种力量会让他们视信仰如同生命。

14日下午5时,起义行动开始了。孙步霞举起了信号枪,三颗信号弹划破沉寂的古城夜空,全城各部行动开始,赵博生挥笔写下“解放”二字作为口号。这次起义,除了驻扎宁都城北40里石上的一个团逃掉,26路军的两个师6个旅11个团,共17000余人,携带20000多件武器全部参加起义。

耶稣堂小楼是宁静的,可以站在那里看日出日落。我回想所有落在房顶和路上的阳光。蓦然发现,这种阳光有罕见的纯粹性,才使这一切具有某种无从想象的丰富和华贵。宁都起义让我想到了一种奇迹。看不到借鉴,也看不到模仿。我好好端详这平静的耶稣堂,永远不能忘记。人不要把英勇和高尚隐藏,生命需要自然的芬芳,更需要激越的力量。小楼活脱脱有了生命,我将那美丽的憧憬持续了一段时间。

有时候,看见耶稣堂让我想起红军的万里长征。我们

毛泽东同志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放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中国作协组织的赣州之行,让我获益颇多,点点滴滴,都化作了对人生及生活的一种积极的态度。

离开赣州,回到西北故乡,投入到西海固大山深处的精准扶贫工作中,奔跑在连通讯网络首都若隐若现的沟壑洼梁,常常禁不住会再次想起行走在赣州那片红色土地上的那一幕一幕。那是一片孕育了红色革命的胜地。我对成王败寇的观点从来不以为然。一件事情的成功一定是有道理的,尤其是处于十分弱势的一方能够排除万难,走向胜利,更值得大家研究和琢磨。我想,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胜利,是因为他们代表了正义和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回想着在赣州旅行的一个片段,许多珍贵的记忆变得愈加清晰、明了和透彻。是的,时间会让一些东西更加耀眼夺目,让该暗淡的另一些东西自然地记忆中慢慢消失。

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经过重重的曲折斗争,赢得了彻底的胜利。这次胜

渴望知道,又不愿相信,那无法预见的命运。在傍晚的微风里,看上去像一个梦。听说有一些孩子,站在古城的高处凝望耶稣堂,一遍遍遥望,我猜想孩子们的真实感受。他们是激励自己,还是别有雄心?夜晚来临了,我发现耶稣堂上空升起了繁星,这座古城的上空竟然出现了一片年轻的星群,我惊讶于彼此绽放的光芒,思维和月色融为一体。暗黑的云层里终于流下了泪。存在是靠不停希望与等候拼接维系的结果。我们已渐渐不再满足此岸的诉说,而更看重彼岸的遥想。世界让人窒息的时候,驻足指挥宁都起义的耶稣堂,你会有一种畅想,有一种思考,有一种勇敢,有一种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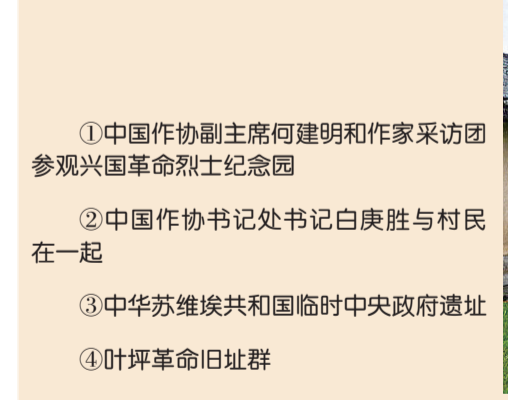
人在信仰中成熟了,强大了,成为自信从容、旁若无人、精神巨人了。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秋天逝去的方向,文化和精神的痕迹是清晰的,隐藏在滚滚远去的波涛里,也掩藏在耶稣堂里。

小小耶稣堂啊,威严中透着温情,魅力无穷。今天,从表面看,宁都没有新故事,其实,今天的宁都人面临重重困难而不绝望,因为我们在耶稣堂里找到了共同信奉的精神。一个人在孤单无望的时刻,总是无声地流泪。这是符合人性的。对爱,对一个约定,对一个信念,对人生最重要东西的背弃,伤及灵魂,让人几度绝望。人在忠实的范围内思维有些混乱,但是,以简单应对复杂的思考也许带我们走向顶峰。我们有时候真的不懂,智者就在焦虑中衰老。我仿佛听到了历史深处传来的一种挚爱和不屈的声音,自强与自信,令人倍加珍惜。

我听后暗自惊喜,那是一些我闻所未闻的话题。耶稣堂的沧桑,耶稣堂的哀愁,都让我们领略到了。她是高洁的,她放弃了世俗的身体,留下了高贵而纯洁的灵魂。

人要面对无数的隐秘,随着日月的增长,这种隐秘又成倍地增加了。宁都耶稣堂是简单的,同时也是复杂的,不能轻率地作出判断。我再来追问生命的意义。我知道生命由丰美走向了凋零。为了掩饰不安,我一遍遍地重复心底的歌。歌声不仅能自慰,还能感动,还能呼唤。我体会到一种沉重近乎于煎熬的感觉。煎熬过后,我们的心灵会更加洁净。这样需要一份不同寻常的宁静,让人愿意倾听。

耶稣堂神圣、质朴,又带有一些伤感。



①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和作家采访团参观兴国革命烈士纪念馆

②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白庚胜与村民在一起

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遗址

④叶坪革命旧址群

十送红军在赣州

□了一容

利,不是哪个人或哪个集团胜利了,而是人民胜利了。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千千万万的穷人成了国家的主人。无数的,一劳永逸,就渴望望的人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但是共产党却把人民托举了起来。

新中国刚成立,就是在那么一穷二白的情形下,尽管生活很艰难,但是大家的心里面是充实的,人们的精神是富足的,大家觉得中国的未来是有盼头的。中国再也不怕任何外国列强的欺压。

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不仅仅在江西的山山水水跋涉过,他也到过西北的西海固,夜访西吉沙沟,写下了告全体回民同胞书,并登上六盘山写下了气壮山河的《清平乐·六盘山》,在前有伏兵、后有追兵、危机四伏、乱云飞渡的情况下,他依旧淡定自如。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心里装的是人民,而不

是他自己。

在赣州的土地上,我们听到、看到一系列的故事,一个个革命烈士为了一个美好的愿望和信念,为了建立一个民主、平等、自由的大同世界,抛头颅、洒热血。可是,在当今社会,一些人背离了人民的意愿,一心向钱看,甚至有些人为了钱不择手段。他们因己之私利,却伤害了天下人的心。或许,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打心自问:你是在为自己服务,还是在为人民奉献?

在赣州,很多百姓的墙上摆放着历届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巨幅照片。老乡们说,这是在表达一种发自肺腑的感激和信念。毛主席让我们得解放,使我们由旧社会被人当做牛马牲口,翻身成为了主人。后来进入改革开放,中央相继作出批示,强调赣南苏区的

我想起那时革命苏区人民流下的眼泪,单纯明净的眼泪,今天的眼泪浑浊了。惟一原因是摆脱不了自己的尴尬处境,可是,我们无法改变事情的本质。奇迹故意躲避着我,是因为我对窗外的一切感到麻木。任何一件事情都有一个适应期,看来我的适应期刚刚开始。历史中的一切都消逝了。那闪光的一刻,我还要等待多久?

今天的生活,有孤单的煎熬和对未来的茫然。我再也无力像往昔那样顽皮。我感到一颗心在加速跳动。历史的花悄悄谢了,像我丧尽的青春。我的思维四无通路,步入绝境。可是,眼前宁都耶稣堂的容颜攫住了我的灵魂。我从它那眼神里感受到某种神秘的气息,会让我们有一份自信和坚强。我将会一再地苦苦寻觅革命者的踪迹。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这个问题始终追逼着我们。我头脑一片混沌,而且伴以阵阵剧痛。一个人在孤单无望的时候,对人生的来路与归途才有深刻洞察。长久以来我都疲于奔命,几乎没有时间回望自己的灵魂。这一切我终会探究个清楚。人们得以生存,但是人们付出了何等惨重的代价?我发出长长叹息:珍惜眼前的一切吧!这叹息真是很美的声音。此刻,我有一种难言的羞愧和感激。

我内心压抑了一些狂喜,苏区精神没有走啊!甚至又是回来了!在漫长的等待中,有什么能破解隐秘?有什么能替代冥想?我感觉敏锐,轻轻回眸就破世俗。就因为那宁都耶稣堂瞬间的吸引,我改变了行程。一只燕子凌空而起,追随着纯洁的白云,在我的头顶上空盘旋。如果我们肯等待,在燕子呢喃声中,那些飘浮不定的云彩会向耶稣堂聚拢过来。这不是我幻想的那种美,是一种苍凉悲壮的美。

这里阳光明媚,我离去时很久还沉浸在宁都起义的思索里。那里的树挺拔着英姿,那里的花舒展着眉梢,透露出人生的恩惠和从容,让我们领略她那颗明净而尊贵的灵魂。我离开宁都前住下一站之前,总想再说点什么。什么也别说了,我在耶稣堂就像发现了瑰宝,像埋在土里的珍珠。珍珠永远会闪闪发亮的。

今天的宁都古城啊,威严中透着温情,魅力无穷。这里的荣耀散尽了,我们要重新学习。我回想所有落在耶稣堂上的阳光。这种罕见的纯粹性,才使这座小楼有某种无从想象的丰富和华贵。这小楼让人想到了一种奇迹。我好好端详着小楼,希望能永远不忘记。耶稣堂活脱脱有了生命,令人终生难忘。这让我们憧憬,我将那美丽的憧憬持续了一段时间。我终于懂了,红色宁都使我们的生命更加坚韧,情感更加深厚。让我与宁都耶稣堂暂时告别,乘车走向远方,同时向这个世界微笑。



特殊历史贡献,出台了若干扶持政策,基础设施加速完善,老百姓得到了实惠。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的心里有一把硬性的尺子,他们的心里有一杆秤,是专门用来称公道的。在我们离开的时候,那些老百姓,追着撵着给我们手里和口袋里塞熟鸡蛋和花生,这都是他们自己养的鸡下的蛋,是他们自己种出来的花生。他们说,你们一定要把这里真实的情况写出来,让大家知道我们这里的改变,写出我们真实的心声。这些革命老区的老乡们太淳朴了。

在交谈中,他们表达了对那段红色岁月的怀念。他们为什么那么爱红军啊?因为红军是人民的队伍,是人民的仆人和儿子,他们走到谁家,都担水扫院,推磨碾米,铡草喂羊,他们为老百姓劳动,乃至为之牺牲生命。

“写出我们真实的心声!”这一句话使得我的心里滚烫起来,一股热流从心底发起,冲撞和抵住我的咽喉。我强忍住眼泪。我想,我能做的就是,用自己手中的笔,写出他们真实的声音……

一直对赣州充满了热情和期待,因为从小骨子里就有一种英雄情结,在我心里,从古至今那些为正义而献身的人们像纪念碑一样矗立着,我崇敬和热爱他们。

到达兴国已是傍晚时分,天空一直下着雨,原想预览古城的想法也只好作罢。第二天,我们来到了兴国革命烈士纪念馆。我被一组数字震撼着,上世纪30年代,240万人口的赣南苏区,有33万人参加红军,60多万人支前参战,几乎所有的青壮年都参加了红军。赣南苏区为革命牺牲的烈士达数十万,其中有有名有姓的就有10.82万人,分别占全国、江西省烈士总数的7.5%、43.8%……在第五展馆,我被巨大的环形碑墙深深震撼,肃穆的金星石上,铭刻着23179位兴国烈士英名。透过这组不寻常的数字,我看到了埋伏在这片土地里的秘密,看到了兴国儿女奔涌流淌的鲜血,看到了烈士们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的庄严承诺。这份信念以其独特的力量,为此后的人们带来恒久的感动与鼓舞。

赣州的土地见证了生命的意义,见证了人性中最宝贵的奉献和牺牲,见证了中华民族胸怀信念、英勇不屈的优秀品质。这样思想、行走和审视,让我的精神从赣州出发,辐射到了辽远的地方,我希望自己能够由此走向开阔,让生命的意义能够再度延伸,并从中获得力量和鼓励。由此我想到,写作者应该从最起码的尊重做起,尊重每一个曾经鲜活的生命,尊重脚下的土地,尊重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情,让新鲜的、灿烂的阳光照亮生命,给生存带来光明,带来新的希望。

我特别记住了一个普通却不朽的名字:池煜华,一位红军战士的遗孀。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出,72年的守望,她经历了怎样的疼痛和期盼,黑发静静地坠落于荒地,那是不断消逝的青春和岁月。而她经受了时光的磨砺,不仅加倍努力工作,积极做好支前、护红、维系家庭等工作,获得过“土改积极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三八红旗手”等多项荣誉称号。漫长的岁月里,信念构成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养分。

老年的池煜华皮肤早已失去了光泽,我不敢想象,当她面对着丈夫李才莲依然年轻英俊的照片,眼里是否曾慢慢盈起泪水,而我,心底却早已湿成了一片海。

在瑞金市叶坪乡黄沙村华屋的后山上,我看到了一片格外葱茏的松树林,其中17棵钉着烈士名字小木牌的就是著名的烈士“信念树”。1930年至1935年,只有43户人家的华屋就有18名青壮年参加了红军。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对年迈的夫妻,他们把自己年仅13岁的孩子送进了红军的队伍,时间仅过去了3年,他们惟一的孩子就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还有瑞金七堡乡的农民杨荣显,先后将8个儿子全部送上了革命前线,最终全部英勇牺牲在“反围剿”战场上。在赣南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这样的无私奉献不胜枚举。可以说,他们的故事就是选择,就是信念,就是希望,就是长生不熄的力量,而所有的奉献和牺牲,都将化为璀璨的精神钻石,凝结在永恒的地方。

行走在赣州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心情一直在英雄的史诗中激荡,回肠荡气的高歌与惊心动魄的牺牲交相辉映。除了震撼,我思索最多的就是信念。表达人性中的信念之美、心灵之美、大爱之美、奉献之美、牺牲之美,是我永远也不会抛弃的文本。

在赣州,我同样看到了土地的丰饶和文化的多样性。参观了兴国和瑞金,热情的东道主又安排我们走访了寻乌、龙南、信丰三个各具特色的县。

寻乌不仅是著名的稀土王国,还享有中国“蜜橘之乡”和“中国脐橙之乡”的美誉,沿着蜿蜒的丘林山路,我们来到了文峰乡杨梅村的万亩脐橙园。抬眼望去,一场轰轰烈烈的收获季节刚刚过去,少数枝条上还挂着为数不多的橙子,大多数的枝条已经开始孕育另一场更为广大的生命。漫山遍野生机勃勃的橙树,绿色弥漫,花香拂面。细碎的花瓣漫过眼帘,细雨穿过暖暖的指间,迎向一片素未谋面的橙子花,邂逅花间一只蜜蜂怒放的容颜。这无关繁华,无关平淡,波澜不惊,内心安然温暖。

在果业大户陈忠欧的办公室,我和同行的作家们品尝到了刚采摘下来的脐橙,橙子的美是山泉水滋养出来的美,健康、茁壮,自然而然。甘甜的味道让我感觉到了美好和安然。

我一直希望,两脚实实在在地踩在泥土与大地上。因此,我格外喜欢那些朴素自然的东西,庆幸的是,我总能与这样的场景不期而遇。至今依然记得当时内心的明媚与惊喜。很长时间,橙树细碎的白花和橙子美好的金色溢满我的眼睛。我看到大地给予人类的慷慨馈赠,也看到了人们从事农业劳动的艰辛和坚持。在普遍工业化的今天,我格外敬重这些依然劳作在大地上的人们。

赣州是中原先民南迁定居的第一站,客家人主要聚居地和客家民系、客家文化的摇篮之一。在龙南,围屋犹如端坐在时光里的古莲,神秘而盛大。关西镇的关西新围,杨村镇的燕翼围,里仁镇的果园围,赣州现存500多座围屋,至今依然矗立在龙南大地上的围屋有370座之多。可以说,客家人的快乐和忧伤大部分来自于围屋,他们的心灵从来没有离开过围屋,围屋在山与水之间,在浓郁热烈的身体之间,在怀旧与眷恋之间,在等待与守望着的客家人心窝深处,围屋塑造了客家人永不灭寂的历史。

关西围距今有近千年历史,是国内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功能最为俱全的客家围屋之一,被誉为“东方古罗马城堡”。站在关西新围近10米高的外墙上,掸去尘埃,客家人的历史便从那厚重的土墙中凸显出来。早在西晋末年,为躲避战乱和饥荒,客家人的先民从中原开始了连根拔起的血泪迁徙并逐渐抵达闽粤赣地区,到明末清初的时候,客家人已经历了5次充满伤痕的大迁徙。漫长的岁月里,他们顺应自然,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顽强的触须深扎于赣南的土地,努力让每一个具体的日子过得从容而结实。

今天,客家人用赣州的石头和铁色泥土构建的围屋作为一种文化,已经成了客家人坚韧与智慧的象征。石头和泥土是大地上最悠久的语言,只有石头和泥土不会蚀化,只有石头和泥土才能体现不朽。我长时间地注视着那些围屋那些石土构成的厚重墙体,直到眼睛发烫。

客家围屋恢弘肃穆,无声的建筑语言不仅关乎迁徙、忧伤、痛楚,更关乎生存的智慧,关乎永不熄灭的信念。在当时南中国严酷的生存环境里,它们成为客家人保持旺盛生命力的种子,而这种生生不息的精神之光和生存智慧,必将穿越岁月的沉重,光芒四射,使人类的生活和生存得到永恒的激励。

在栗园围,一位80多岁精神矍铄的廖姓奶奶始终陪伴着我们,边走边讲,临别,老人执意要留我们吃饭,我看见了世界上最美的一朵微笑,我被熠熠的眼神感动着,被一句句直白的话语感动着。最终还是拥抱告别,走了很远回过头去,老人依然还在向晚的暗光里挥着手。

世道经历了很多磨难,几千年来,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从来没有当下这么宏大,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从来没有像当下这样需要彼此带着体温的贴近,而客家人依然厚道着、接纳着。某种意义上,眼前的围屋让我想起了诸如“救贖”之类的汉字,我也愿意把它们看作鼓舞灵魂的图腾,岁月依旧,温暖犹在。